



| 雍正 | 前 | 传 |

雍正前传

上

胡晶华◎著



四阿哥的话虽未尽，但已很显露了。此言意味着这个尚在隐伏状态的皇位争夺者今后将排除异己，铁腕治国，走一条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留下的最残酷，然而也是最实用的路。文觉心中叹息，合掌道：“阿弥陀佛。出家之人，但求佛祖佑护，不想见生民涂炭，人间喋血。”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雍正前传

上

胡晶华◎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雍正前传: 全2册 / 胡晶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43-5263-4

I. ①雍…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3645号

雍正前传 (全2册)

作 者: 胡晶华

策划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9.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263-4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上 卷

楔 子	001
第一章 尼布楚约	009
第二章 绝域苍茫	068
第三章 初现裂痕	147
第四章 煌煌北疆	245

下 卷

第五章 河湖水寒	319
第六章 南巡路长	426
第七章 明令暗流	502
第八章 乱起萧墙	566
后 记	619

楔 子

北京城的夏季闷热、燥旱，是一年之中最叫人不舒服的季节。而令故都子民们想不到的是，京城最酷热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万民仰慕的皇宫大内——紫禁城。

其实往年这个时候，皇帝早就带着皇子后妃们移到城西北的畅春园居住，以避暑热。今年因为朝廷要与俄国签约谈判，康熙皇帝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中俄双方谈判使团在东北议谈的动向，想离六部近些，以便群臣不时奏事，就未带宫人移居。这可苦了宫中的皇室贵人们，除了皇子上书房和嫔妃有急事，均不敢走出自己的寝殿半步，内心都不停地盼着这遭罪的日子赶快过去。

午末时分是太阳最毒最烈的时刻。昔日巍峨壮丽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已失去往日高贵的神采。斑驳的红墙和惨白的汉白玉石栏在骄阳的暴晒下，如同一个贫血的病人。不植草木少引流水的布局，更增添了这片殿宇的枯燥灼热。靠着外墙的一排鎏金铜水缸热得冒油，像是要被火辣辣的太阳融化掉了；连汉白玉石栏上的喷水龙兽头，也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像是在祈求上苍降雨，又像是在诅咒这可恶的毒日……

同三大殿相比，内廷要稍好一些。因为内廷可以种植草木，面积不大的绿荫多少减缓了些毒日的摧残。当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此时是想象不出前廷有多热，因为她们都在午憩。连平日叽叽喳喳的小鸟也不敢多在这片棋盘状的宫区前停留，仿佛它们也知道，吵了这些嫔妃的清梦将是多大罪过。

可偏偏有这么一位主子并不领情，后宫主位中地位最尊的皇贵妃佟佳氏，此时已然睡醒。佟贵妃居住的景仁宫与其他东西六宫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红墙黄瓦，双檐歇山顶式的高大殿宇。走进这座高深的宫殿，顿感清凉。再看那陈设：门上挂着薄纱软帘，椅子上是米黄色的纱制坐垫，几案上的鹿头樽和各色花式瓷瓶都插着精制纨扇和几枝新采摘的尚含着露珠儿的娇嫩荷花，给人一种不扇自凉

之感。其实室内凉爽的真正秘密是在屋中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落里，那儿备有一个硬木制冰桶，内衬锡里，外盖上打了四个铜钱形的排气孔，靠它便可排出冷气，调节室温。

看到皇贵妃已醒，那些身着绿色轻衫的宫女和裹着灰布长袍的太监都忙侍候贵妃更衣、净面、盥手，给贵妃掌扇、上茶、上瓜果点心。他们做这些事时都很轻，而且有条不紊，无声无息，只用目光进行着交流，简直像一群浮在空气中的幽灵，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他们的存在！

佟贵妃见景仁宫主管太监捧着一个开了盖的剔彩龙凤图案的大圆食盒跪在地上，盒内摆了几碟用奶油、白糖精心调制的水乌他。这是夏日宫中必备的清凉消暑食品，厨下差役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几碟水乌他做得颜色不一、各具意趣：那浅绿色的似一块光润的美玉，浅粉色的好比出水芙蓉般鲜灵，还有那如太阳之羽的金黄，那如寒冬冰雪的银白，摆在一起，在红漆雕花食盒的衬映下，煞是好看。

“难为饽饽房，回头赏他们每人五吊钱。”佟妃慵懒的脸上露出一丝细微的笑意，向主管太监摆摆手，吩咐道，“我现在没胃口，把它们冰起来留着，等四阿哥下书房后给他吃。”

“喳。”主管太监将食盒盖好，交给一个小太监，重又回到皇贵妃身旁立定。多年的当值经验使他发觉贵妃今天似乎与往日不同：眼圈发乌，面色苍白，精神很差。佟贵妃却对下人的察言观色毫不在意，拿过早晨那件尚未完成的活计细细缝制起来。

这是一个小孩穿的红肚兜，样式和质地都很平常，佟妃缝它完全是为了消遣解闷，并无实用。不过佟妃的女红在宫里是出了名的，她时常做些小孩衣裤、鞋垫、香囊、荷包等活计送给其他各宫主位，使得宫中上上下下更加敬重这位贵妃娘娘。

可是今天不知怎的，佟妃刚拿起针线，眼前就一阵发花，她咬牙缝做，可不是线走歪，就是让针扎了手。过了一会儿，她不得不放下那块红肚兜，黛眉微蹙，手不自觉地抚向胸口……

“娘娘！”主管太监声音不大，但很急。

“没事，大概是刚才起猛了，缓缓就好，你们下去吧。等等，别忘了把刚才那吃食给四阿哥冰好，回来就给他吃。”佟妃又把刚才的吩咐重复了一遍。

高大清凉的景仁宫暖阁内，佟妃独自一人静静地呆望着这块血样鲜红的布块，脑中浮现出一张胖胖的孩子脸，拳头大的脑袋，稀稀拉拉的黄毛发，葡萄似

的黑瞳仁……呀，这不是自己的女儿吗，已经离开自己十一年的女儿！

“姐儿……姐儿……我的宝贝，我苦命的孩子……”佟妃用红布捂住脸，心中疾呼着自己的孩子。可她不敢落泪，连抽泣都不敢！她只能用这种方式追念自己的女儿——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亲生骨肉！

如果不是回事太监传话，她大概会晕过去。太监奏禀：永和宫德妃拜见娘娘。

怎么是她？佟妃最不想见到的人！佟妃回避德妃的原因并不是两人之间有什么芥蒂隔阂，也不是德妃人缘不好，只因十一年前佟妃的亲生女儿夭折，她就领养了德妃的儿子，现在一直居住在景仁宫的皇子——四阿哥胤禛。

当德妃进到寝宫向皇贵妃行礼后，佟妃并没有先看她，而是一眼瞅见在德妃身旁站立的保姆怀抱的那个一岁多的男孩儿：“十四阿哥越长越像妹妹了，瞧这圆头大耳的，今后一定是个有福惠的。”

“托皇贵妃娘娘的吉言，皇太后、皇上也这么说过……”德妃抿嘴一笑。当母亲的都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孩子，德妃也不例外。

“快别叫我娘娘，在我这儿，咱们还是以姐妹相称为好。德妃妹妹，可我觉得，还是四阿哥长得更像妹妹。”佟妃依然用拉家常的语气缓缓说着，德妃听了心却一惊。她今天冒着酷暑来景仁宫，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大儿子。本想让人不易察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却不料刚一进门就被聪明的皇贵妃一语道破。

“噢，这小妹倒没觉得。”德妃含糊地应着，不敢接触皇贵妃试探的眼光，将目光移到桌案上，“呀，这个红肚兜真漂亮！这么细的针法，这么新鲜的花样，姐姐的手真赛过织女……”

“瞧妹妹说的，哪有那么神奇。如果妹妹真喜欢，就给十四阿哥戴上吧。不过这活计还差一点没缝完，妹妹大约得等片刻。”佟妃看了一眼胖胖的十四阿哥，依旧温和地说着，手中拿起了针线。

德妃这时才注意到皇贵妃的面容：脸色苍白憔悴，眼睛似乎有点红肿，精气不足，神色不佳。她关切地问：“姐姐身上可好？是不是小妹来得不是时候，搅了姐姐的午休？”

“没事儿，我早就醒了，可能是刚才睡醒时起猛了些，不大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佟妃一边引线穿针做活一边问，“十四阿哥过周岁了吧，可曾抓周，都抓了什么？”

抓周这项民间风俗在清宫中称作“试儿”，也叫“试晬”。盛放试物的盘子称作“晬盘”。因是供皇子抓周用品，当然要比平民百姓所用的锄斧秤砣之类有讲

究。单说那盛放试物的晬盘，就是民间根本不曾得见、饰有百子图案的长方形精雕红漆盘。盘中试摆物品更是玉贵珍奇。计有玉器二、玉扇器二、金匙一、银盒一、犀杯一、犀棒二、弧矢（弓箭）各一、文房四宝一份。抓周是皇子经历的第一次人生重大礼仪，所以事先一切都必须准备充分，一丝不苟。抓周的时辰方位必须先经钦天监推算择定。仪式开始后，皇子先抓何物，后抓何物，都要记录在案向皇帝禀报。佟妃想到十四阿哥不久前刚过了第一个生日，就顺口提及此事，可她没想到，就因为这不经意的一问，引出了自己后面一连串的尴尬……

“姐姐猜猜。”德妃嫣然一笑，笑容非常甜蜜。

佟妃摇摇头：“妹妹别卖关子了，你知道我的脾气。”

德妃笑了，带着幸福与满足，还有一丝自豪：“我们老十四抓了一张小弓箭，还是隔着好几个物件抓到的！”

“那将来一定是个领兵打仗的大将军啦，我说这孩子虎头虎脑的错不了嘛，难怪妹妹这么高兴！”

“谁知道，托娘娘的吉言，看老天爷的安排吧。”德妃回头望望已在保姆怀中睡着了的、越显娇憨可爱的小儿子，又想到另一个儿子，那个自己十分想念但现在已不属于她的长子。德妃突然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声问：“敢问姐姐还记得当初老四抓周的情形吗？那时他已不在永和宫了……”

佟妃听出德妃说这话时的颤音，她把红肚兜放下，轻叹了口气。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佟妃忘记了当时的情景，相反，那情景她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四阿哥什么东西都没抓取，任凭保姆使出浑身解数哄劝诱导，他就是不伸出小手。康熙皇帝知道后颇为不快，他带着几分不解对佟妃说：“朕这里的東西他怎么一样儿也看不上，他究竟想要什么？！”从那时起，佟妃就觉得皇上不大喜欢这个孩子，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也证明自己的感觉不错。

虽然佟妃不是四阿哥的亲生母亲，但从她一接手抚养胤禔，就对这孩子的一切尽心照料，对其爱怜之深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为了弥补丧女之痛，还是为答谢德妃，或纯是为取悦皇上，博得个贤淑慈懿的美名，佟妃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一开始她就对这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时四阿哥抓周后她曾悄悄问过几个老太监，皇子抓周丝毫不取究竟是怎么讲，回答令佟妃大吃一惊，也更加焦急难过。一个在前明就入宫当差的老宫监说：“若皇子抓周空手而止，要么是这皇子福寿不久，可能会幼年夭折，要么就是……”佟妃当时就否定了第二种说法！二阿哥胤礽早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现在又长得那么健壮聪慧，就是今后真有什么意外，也轮不上普普通通的四阿哥去接替……由此佟妃料定这孩子即便

长大成人，一生也将充满艰险与坎坷，绝不会从从容容一帆风顺！但佟妃不敢多想，更不敢对其他人说。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望着睡梦中四阿哥那双紧闭了的、长得极像德妃的细长眼睛，佟妃才默默叹息，独自一人到佛龕前跪拜祷告，一掬清泪……

可是现在怎么答复这孩子的生母呢？佟妃想了想，突然冒出一句：“四阿哥仁爱成性，礼让谦和，别的兄弟没有抓，他自己也不好出手。”说完佟妃竟被自己这话逗笑了，抓周又不是孔融让梨，哪里分什么先来后到。她看看德妃，对方瞪大眼睛，一脸恍惚，显然是被皇贵妃这奇怪的话语搞得莫名其妙，但仍矜持恭坐，不敢发问。佟妃定了定神，轻轻叹道：“妹妹的心思我理解，妹妹放心，四阿哥在我这里生活得很好。他个子长得好快，都快到我的眼睛了。”说着，佟妃用手比画了一下。“这孩子也不像别的孩子小时候三灾八难的不断，他身子结实，很少闹病；平时课业也知道努力，读书习字从不用人提醒，可自觉啦……妹妹，有时我真羡慕你，真的，你生了一对好儿子！”佟妃很有些动情地说。

德妃急于想见到自己的“好儿子”，但又不敢表现出急态，只得继续耐心地陪皇贵妃长坐闲聊。过了一会儿，佟妃把红肚兜缝好交给德妃，让她回宫后给十四阿哥戴上。德妃觉得不宜再坐，欠了欠身说：“实在抱歉，姐姐，我们娘儿俩扰了您的午休，让姐姐没得歇，改日小妹再来看望姐姐。”

“先别着急，”佟妃用她那如春水般温润动听的声音挽留道，“四阿哥马上就要下书房了，等他回来，你们娘儿仨见了面，在我这儿用了晚膳再走……听，他回来了！”

果然，外殿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帘一挑，两个头戴藤丝编织、饰着朱纬东珠凉帽的皇子进到屋内一同跪下：“儿臣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请两位皇额娘万福金安！”

“免礼，免礼，都起来吧。四阿哥怎么没同你们一起回来？”佟妃问两个皇子，神色变得有些紧张。

老实的五阿哥胤祺瞅瞅两位母妃，小声说：“四哥没背对书，让皇阿玛罚了。”说完脸一红，倒像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三阿哥胤祉已经十三岁，说话也有些成年人的味道。他清清嗓子道：“也没五弟说得那么严重。今天午后，皇阿玛召几个侍读大臣，有张英、顾八代、徐元梦，要检查功课。皇阿玛令我们兄弟依序背诵师傅刚教完的柳宗元之《捕蛇者说》，四弟前一段都背得很熟，只是到了篇末，把孔子曰‘苛政猛于虎’说成了孔子曰‘苛政猛于鼠’……”大概胤祉觉得这话很可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又立即憋涨着脸止住，不敢再说下去。

佟妃对德妃抱歉地笑了笑，敛眉垂目，很是尴尬。刚在人家面前夸完功课好，就出了这么个事儿。她让下人赏了两位阿哥，看着他们出去后对德妃说：“妹妹再等一会儿吧，好不容易来了一趟……”

“不必了，”德妃快快不乐地站起身，眼中满是遗憾，“不扰姐姐了，请姐姐多保重身体，老四的事儿，还求娘娘费心！”说完她领着十四阿哥和十几名仆役，脚步错乱逃命似的离开了这座红墙碧瓦的景仁宫。

佟妃能理解德妃，这位善良的德妃妹妹是怕控制不住一个做母亲的感情，止不住那要喷涌而出的泪水。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突然，佟妃想到自己那夭亡的女儿，忙用手帕捂住嘴，身子不住地抖着、抖着……

申末时分，四阿哥胤禛才回到景仁宫。

他目光暗淡，不知是被太阳晒的还是其他什么缘故，小脸蛋通红，神情十分沮丧。这使端详胤禛良久的皇贵妃佟佳氏内心十分不忍，想着刚才当着皇上和那么多大臣，还有好几个兄弟的面被罚，一定够他难堪的了。罢，我也先别提这不快之事！谁知胤禛不声不响给母妃请过安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额娘，今天我在上书房背错了书，惹皇阿玛生气了。”

呵，没想他倒挺有勇气承认，敢做敢当。“哦，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吗？可我记得今个儿早起你还把那篇文章背得烂熟，怎么隔了一上午就出岔子了，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佟妃口气十分平和，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

胤禛点点头，没说话。

“没关系，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下回把书背对就是了。看，那儿有你最爱吃的水乌他，赶快去吃吧，过一会儿味道变了就不好吃了。”佟妃指了指对面那张乌木雕漆小方凳。

“唉……”胤禛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没有挪动身子。

“你怎么啦？”佟妃吃惊地问。

“额娘，我……我怕……”胤禛低下头，声音很小地说。

“怕什么，啊？你倒说啊？！”佟妃大为惊疑，把孩子拉到自己身前，询问地望着他。

胤禛头更低，脸更红，声音也更小了，嘴里吐出两个字：“怕热……”

“怕热？！”

过了一会儿，胤禛抬起头，向母妃解释这不着边际的话：“额娘，要不是今天

天气太热，我才不会背错书呢！”

胤禛从小畏惧暑热，佟妃是知道的。这孩子好像比别人更易中暑，离夏天还远就得把人丹、清凉油等避暑药给他提早准备好，那样还常被热着。更要命的是，他这种体质，穿的衣服还总比别人多两层！在屋里也从不宽掉外衣，着短服小衫，让人看了更加难受。夏日对四阿哥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夏”！可是把背错书归罪于天气，未免有些强词夺理，且听他把话说完——

“……今天的太阳好毒啊，偏偏皇阿玛中午来查功课。那时我的脑袋又昏又沉，头上像顶着一盆火，一点精神也没有，都快睡着了。讨厌的天气！该死的太阳！结果我就把‘苛政猛于虎’说成‘苛政猛于暑’了……额娘，你说，这热天是不是比老虎更可怕？”

胤禛最后这句很孩子气的问话把佟妃逗笑了，既而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暑热之“暑”，不是老鼠之“鼠”。可天气再毒，也不该误了功课啊！佟妃敛住笑容，严肃地说：“老四，皇上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身子骨还没你壮实呢，可他当时读书特别用功，甚至念书累得吐了血也要接着把一章学完，从不叫苦。可你，只因为天气热了些就想偷懒，不用心读书，皇上怎么会不生气，额娘能不伤心吗？”

“额娘，我错了……”胤禛刚刚抬起的头又埋进胸前，“我怕……”

怎么又是怕？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佟妃沉默了片刻，慢慢伸出苍白纤细的手，抚着四阿哥那滚烫的面颊，注视着他那双不大却十分黑亮明澈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孩子，你有什么事可别憋在心里，跟额娘讲出来好吗？”

……

“说吧，老四，额娘听着呢，说错了，额娘不怪你。”

“额娘，我怕……我怕……怕……皇阿玛，他……他好像不喜欢我！”

佟妃像被针扎般猛地垂下了手，歪在了椅子上，心如刀割，五内俱焚。这心事重重的孩子啊，你还不到十二岁，就这么焦虑多疑，今后你将怎么面对那吉凶难卜的未来！怎么和你众多的兄弟、你那威严的父皇相处！怎么在这表面整肃内里险恶的皇宫中生活！如果说刚才佟妃思念自己亲生女儿只是悲伤的话，那么现在听了胤禛这话她简直是心痛，不，是心碎了！

“额娘，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胤禛拼命摇晃着一动不动的佟妃喊叫着，急得快落泪了。

好久，佟妃才慢慢坐直身子，目光泛寒，声音极微：“没事儿，额娘也是热的。”她颤抖着伸出双手，一把抓住胤禛脖颈上的金锁，翻来覆去不停地抚摸着，

口中喃喃地说：“老四，再过三个月，你就十二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瞧，这个旧锁该摘下来送到寺院里，求神佛保佑，保佑我们的四阿哥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别像你那小姐姐，还没玩几天，就走了……”佟妃的声音又哽咽了，终于忍不住地松了手，低身伏在了椅背上。

“皇额娘！皇额娘！”胤禔急唤的声音中已带了哭腔。

佟妃觉得自己在孩子面前有些失态，忙用手帕拭拭眼角，理了理思路，沉静地说：“额娘虽然识字不多，可也知古人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你皇阿玛这么严格督促功课，就是希望你们兄弟将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担。你想想，他怎么会喜欢一个平时功课懒惰、学业不精的儿子！”她停下来看看四阿哥，他眼睛瞪得很大，目光茫然，不知究竟听懂几分。唉，管他现在能不能理解，我也要跟他讲清楚。佟妃用手帕擦擦鬓角，径自端颜正色道：“你不是刚学完韩愈的那篇《劝学》吗，那文中怎么说来着？‘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对照他这句话，再跟你皇阿玛小时候比比，看你差了多少！老四啊，不是额娘恼，额娘是真的盼你能早明事理，赶快长大，将来好像你皇阿玛那样睿智、英明！”

——像皇阿玛那样?!胤禔第一次听到长辈这么说。他眼前马上浮现出父皇那威严的、失望中透着几分无奈的阴沉面容，自己似乎从迷茫中惊醒，下意识地点头，又马上摇摇头，心怦怦怦怦跳得很快。

“胤禔！”佟妃坚定地叫着四阿哥的名字，目光亮得吓人，“知道吗，我的皇儿，你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你是大清皇子，我太祖太宗的子孙！谁让你生在皇家，长在这紫禁城。你就必须自强不息，事事勤勉，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爱新觉罗氏的血统，对得起你这高贵的身份！”

第一章 尼布楚约

康熙二十八年的农历七月，北京城末伏刚过，暑热未退。趴在树上的蝉还在不知疲倦地鸣着，吵得人心烦；东北边地尼布楚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另有一番惨淡寒朔的景象——

凄厉咆哮的北风，像一个披头散发的魔女，歇斯底里地怒吼，张牙舞爪地厮打，抓破了落日西沉时特有的肃穆庄严，使它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火红的姿容，就匆匆地消失隐没了。天与地依旧是灰蒙蒙一片，高大冰冷的尼布楚城，在这块灰色画布的衬托下，是那么古怪孤独、死气沉沉、阴森可怕。石勒喀河南岸，两座紧密相连的黑色帐篷与北岸的尼布楚城隔河相望。在狂风的摧残下，它们仿佛已经麻木了，懒得再挣扎一下，只是紧紧挨靠着，听凭那北风连续呐喊哭号，像是厉声宣告有一场大戏将在这片辽阔的东北平原上上演。

两个燃烧得很旺的火盆将黑帐篷内照个通红，仿佛刚才被狂风吓跑的夕阳余晖都聚到了这里。但帐篷里的人脸色却一点也不轻松，同外面的天气一样严寒冷峻。尤其是端坐正中的两位显贵人物：专为与俄国谈判划边而来的钦差大臣内阁大学士索额图和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

索额图两鬓均已斑白，瘦削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又密又深，两腮的肉已经松垂，胡须稀疏，一派苍老之相。但他的眼睛并未浑浊，依然明亮如夜星闪烁，显得明亮又狡黠，不好轻易欺骗。佟国纲年岁与索额图相仿，但身材高大魁梧；脸上皱纹不多，而且总是那么红光满面；头发也不像索额图那样苍白如雪，只是零星地散了几点飞霜。不过他那张阔嘴总爱习惯性地向下吊着，时刻向人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和高傲。今天，面对与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索额图也依然如此。

“国舅看此次会谈吉凶如何？”索额图声音不高，问出的话言简意赅。

佟国纲沉默了片刻，说：“目下实难预料。罗刹人狡诈多端，什么问题都提得出，咱们可要先想好，到时别叫他们牵着鼻子走。”

索额图又环视着帐中另几位或坐或立的满洲大臣，面含暖意，声音温和地说：“皇上圣明，增派了你们这些熟悉东北边境的大人。我和国舅久在京师，对东北地方知之甚少，若有疑难还要向诸位请教。”

副都统郎谈、班达尔善，护军统领马喇、温达，都是康熙二十四年收复被俄国侵占的雅克萨的前敌主将，这次被康熙皇帝委派为对俄谈判使团成员。郎谈在这几个人中资历最老，听首辅大人如此讲便谦逊地笑笑说：“索相过奖了，这是卑职等分内之事。我等上受皇上赏识深恩，下蒙关东父老切切厚爱，怎敢不尽心竭力去办差？再者，我等均归萨布素将军和彭春将军节制，这二位大人才真正是钦差大人的左膀右臂。”

佟国纲点点头说：“萨布素确是满洲巴图鲁，皇上没看错他。是他率人在雅克萨城周围筑垒挖壕，长期围城。诸位也曾经历其中，比我知道得更详细。当时俄人就因弹尽粮绝，危城指日可破，才接受我方停战谈判，这个功劳啊，要我看怎么奖赏也不为过！彭春……”他的话还没说完，索额图意味深长地接道：“彭春也是好样的，只可惜是个汉人。”这让隶属汉军旗的佟国纲脸上有些挂不住，大嘴又吊起老高，直翻白眼。索额图假装没看见国舅异样的表情，依然不紧不慢地说：“若论打仗，汉人到底文弱了些，关键时刻，还得靠我满洲八旗。”

索额图正说着，一股哨风入帐。一个身材魁梧彪悍、满脸络腮胡须、内着鱼鳞铁甲、外披藏青绣花斗篷的将军威风凛凛地走进大帐，他后面还跟着一个白面微须、相貌清秀的将军，这就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和都统彭春。多年的军旅生活造就了萨布素豪爽的性格。他刚一进帐，就搓着手，跺着脚，扯着嗓子嚷：“哎呀呀，真见鬼，这七月的天怎么跟腊月似的。我从小在东北长大，还从没见过这种天气！老天爷啊老天爷，你是脑瓜子出毛病了还是被谁欺侮了，这么跟老子过不去！”他的脸冻得又青又白，两只眼睛不知是因没睡好觉还是焦急烦躁，血红血红的，样子挺凶。索额图笑道：“说曹操曹操到，刚才我们还念叨你呢。我看有你这包野火在，再冷的天儿也不敢张狂。”彭春则多少显得有些拘谨，不敢像萨布素那样大说大叫。他向钦差大臣行过礼后就借口巡察哨位又离开了大帐。

萨布素已经暖和过来了，他摘了铜盔，将粗黑的大辫盘绕在头顶，给火堆添了把木柴，说：“再叫他狂几天，等咱们要回了尼布楚和雅克萨，什么风啊鬼啊，都他娘的给老子滚蛋！”众人听出这话的含意，都相视一笑，只有索额图表情平静，保持着他作为首辅应有的风度。别人对钦差大人，尤其是索额图，都毕

恭毕敬，人家钦差大人不发话，大家也绝不先开口。唯有萨布素不管这些，仿佛专爱跟这个正襟危坐的瘦老头儿聊天。他也不管诸多礼仪，在索额图肩上拍了一下，问：“索相爷，愣着想什么呢？”索额图对萨布素说：“今晨刚得到消息，俄方定的谈判地点在河对岸。双方谈判时只能带二百士兵，除刀剑外不许携带其他任何武器，你尽快挑出二百精兵备用。”萨布素收了刚才的随便，想了想说：“现在河那边还是他们控制，只带二百人过去我可不放心。我同老毛子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不知道他们，最是不讲信义的！对这帮家伙咱可得多留点心。”佟国纲皱眉说：“你说的何尝不是，不过我们还得遵守规定。萨将军，你可再率五百士兵过河在沿岸潜藏，时刻观望俄方动向，以防不测。索公，你看这样如何？”“很妥。”索额图对佟国纲谦和地一笑，又转向萨布素：“你就按国舅说的去办，郎谈、温达，你们也协助萨布素整理一下军务。谁还有新提议，趁现在大家都在，不妨一说。”其他人没开口，萨布素拍拍宽厚的肚子：“我都回来老半天了，你们也不给弄点吃的，最起码搞点水吧，人是铁饭是钢，没有柴火也烧不旺。”索额图指着萨布素对大伙说：“你们瞧，萨布素就这点好，到哪儿都挨不得饥。”萨布素说：“那是，怎么也不能让肚子亏空了。”郎谈突然一拍大腿，着急地叫道：“哎呀，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咱们的军粮不多了！”萨布素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亏你还是满洲副都统，狩猎捕鱼是咱老祖宗传下的本事，郎谈，你现在就去给我点五百军兵，我给你们整好东西去！”索额图站起来说：“天太晚了，算了吧。萨布素，今晚咱们就将就一顿，明早我们一起去，那时不怕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佟国纲也捋着胡须站起来：“言之有理，你还是先养精蓄锐吧。”

想出去狩猎没得到准许，一点也没影响萨布素的情绪，他还是那么活跃。他冲大家挤挤眼，挺神秘地说：“今天行军在半路我遇见个喇嘛，穿得破破烂烂的，说是从喀尔喀蒙古逃跑出来的。我请他给这次谈判算了一卦，你们猜他说什么？”温达嘴快，马上接道：“那还用说，当然是上上大吉。”“嘿，你怎么一下就猜着了。”萨布素很泄气地嘟囔着。索额图说：“那喇嘛一定还讲活佛保佑之类，就像外夷们总爱说什么上帝、天主保佑，可又有谁见过什么天主、天堂！”佟国纲依然撇着大嘴傲声道：“正是呢，喇嘛的话原不可信，他若真那么神通广大怎么就没算到喀尔喀地方会遭噶尔丹的洗劫？要我说，真正的天主活佛啊，是咱们万岁爷！”萨布素说：“噶尔丹也太胆大了，一个小小的蒙古外藩，竟敢悍然入侵科尔沁草原！对了，皇上不是派理藩院的阿喇尼去给噶尔丹下书劝止吗，要不今天阿喇尼也在这儿了，他可最能据理力争，不像我说话这么颠三倒四有头没尾的。”索额图嘴角动了一下，似乎要笑，却语气平和地说：“阿喇尼是国舅一手栽培出来

的人，肯定错不了的。我也有点儿饥肠辘辘，国舅，你我现在去请那两位传教士过来，然后咱们用膳。”

在另一座帐篷内，担任此次谈判使团的翻译、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为了赶译一封钦差大臣写给俄国全权大使的信，从早开始已忙了一天。木桌上两支原来又高又长的蜡烛已燃得变成了两个短粗的小红胖子。信翻译好，张诚和徐日升对这篇拉丁文长信进行了最后一遍校对。信首署名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致俄国全权大使库尼茨和勃斯克总督戈洛文及其僚属。信的大意是：

俄国边境居民进入属于我主皇上统治的雅克萨和尼布楚地区，掠夺、盗窃、虐待我方猎人，犯下种种暴行。他们将恒滚、牛满两江及其区域据为己有。我方曾就此对你方宫廷多次提出正式抗议，但均无答复。我主皇上于康熙二十五年派人前往这些地区会见俄官吏，提议友好和解。然而雅克萨总督阿列克塞无视这一和平提议，违背正义与理智，迅即采取武装行动。此举迫使我黑龙江将军围攻雅克萨，直至俄军投降而重占该地。但我皇帝陛下以为，你国沙皇不会同意该总督的行动，因而传旨，向俘虏和士兵供应马匹和口粮，并把他们平安送回。同时宣布，我皇帝陛下乃仁慈之君，绝无敌意，而是希望与邻国和平共处。阿列克塞对皇帝感激涕零。可是第二年秋，他又回到拆除的城堡，重新修复，后又拦抢我方猎人，夺走兽皮。不仅如此，他还侵略了呼玛尔地区，伏击我四十个臣民，掠走我一臣民。上述事实迫使我黑龙江将军二次包围雅克萨，目的是为捉拿此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之徒。对此，皇帝陛下下令禁止再使你方士兵流血，派我等为和谈钦差，日夜兼程，妥善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以示宽厚。我方所做一切亦为支持你国君主。按你使节请求，我们来此地仅带极少卫兵。现在北疆喀尔喀人正与厄鲁特人交战，胜负未分，关于处理作战两部之分歧，我们未取得皇上旨意，不便干涉。今请你方速到边界尼布楚，以如期举行和谈，消解双方疑问。如您有何建议可以书信告知我方，我们等待您的答复。

张诚是法国人，原名热彼拥，一年前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与白晋等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徐日升是葡萄牙人，也是传教士，来华时间比张诚要早一些。他们来中国学习了汉、满语言，非常喜爱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今年中俄两国进行边界谈判，他们被任命为代表团翻译。不过两个欧洲人并非就这么白给大清帝国出力，只是现在他们还没找到提出要求的最佳时机，不便言明罢了。

校对完译稿，两人同时松了口气。张诚站起来舒展活动着四肢，胸前那串银光闪闪的十字架跟着来回晃动。他对徐日升说：“在帐篷里待了一天，不知索三老爷他们今天出去打猎没有。这几天我的胃真是糟透了，他们烤的肉足让人恶心欲吐，上帝保佑，千万别再让我吃到那些脏东西了！”听他这么说，本来性格开朗办事沉稳的徐日升也苦着脸皱起眉：“确实没有任何食物比那种肉更恶心的了，它足以使人倒胃口而宁愿饿死！是的，这里没有黄油面包，没有上好的白米饭，更没有香浓的红葡萄酒。这里的老爷们也喝酒，可都是些烈性酒，味道很辣，我估计除了他们没人敢品尝。”张诚直摇头：“世界上酗酒最凶的还是俄国人，难怪中国老爷们认为俄国人卑劣、举止粗鲁、没有教养……”徐日升点点头又摇摇头：“对此我丝毫不怀疑，可另一方面，俄国人也以嘲笑中国汉族人、满洲人、蒙古人为乐。”他说话间站起身走出帐篷。外面傍晚的天空已然晴朗，凉爽的西北风把乌云都吹散了。突然，一支队伍由远而近走来，为首的一个大胡子冲徐日升招手。徐日升认出这是俄国的全权大使戈洛文。他便快步走到大胡子跟前，热情地同俄大使握手拥抱。戈洛文指着空旷广漠的原野狞笑着，声如巨雷响过：“中国人逃跑了！这里均已被我大俄帝国占领。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谈判，尼布楚和雅克萨本来就该属于我方。请阁下随我同回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觐见沙皇陛下吧，您不是一直很仰慕我们伟大的沙皇陛下吗？有什么要求尽管向沙皇陛下讲，您定能发现，我们俄国待你们耶稣会教士要比中国皇帝待你们更好！”他说着就用蒲扇般的大手抓住徐日升，传教士像小鸡似的被他提着，双脚离了地。急得徐日升一边挣扎一边喊叫：“不，不，放开我，去不去是我的自由，你真野蛮……”

“喂，醒醒，罗伯特！”耳边是张诚大声的呼唤。徐日升猛睁开眼，怔怔地望着四周，见索额图和佟国纲正在帐里，方知是做了一梦。索额图说：“实在抱歉，吵了徐神甫的美梦，我们该用晚膳了。”徐日升想起刚才与张诚的议论，胸口一阵发堵，胃酸上涨，回头见张诚也是一副天主受难般痛苦万状的表情。两个欧洲人哭丧着脸，互相苦笑一下，不得不同钦差大臣们去享受那些“山珍野味”。

二

东方欲晓，晨曦初现，朝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萨布素、郎谈等将领率领五百清兵，顶盔披甲，腰挎箭壶，肩背硬弓，带着捕猎的猎犬、猎鹰，浩浩荡荡，向原始老林进发。满洲人很注重狩猎，甚至不会打猎的将军都不能被任命领兵打仗。看这些清军的装束装备，一点也不亚于一次战斗。佟国纲和索额图也骑